



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救災議

曾

鞏

賞罰議

趙

瞻

議禦戎

仲

訥

議水

王

括

渾儀議

沈

括

邊議四首

張

載

世守邊郡議

呂

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呂

大鈞

民議

呂

大鈞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

復

議官

李

清臣

官制

救災議

畢

仲游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
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
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
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
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
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
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

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
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
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
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
者六人月當受粟二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
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
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
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
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
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
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
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
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

均否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措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措築之費既無所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

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金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

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天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

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侘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莽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莽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莽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

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微文梧賢罰以定令幸姦則
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齎伐閱詣
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其官某在斯
課最若干數當增其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
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
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為舉夫以
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

伊尹太公常齒區夫傳說箕子常編摯囚冀缺寤戚常
伍耕農管仲五叛常沒虜獲尚胥與時爭盆鼓之逋賦
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
曰以甲令當其罰以乙詔當其科有輕重疑則爲奏以
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茲人狡獪窺
幸之備詎非爲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
尹誥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
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
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
以宋鉞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
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
得罪郭解豪俠似仁義而蒙戮皆茲雄桀黠傷蝕風教
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之治

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
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
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
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
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
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効讞鍛成猶曰未也况以難明之
狀可感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滯人刑僭
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
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
辭行技能號爲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爲童度
而縻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
爾真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
大茲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

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捕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
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
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之天下
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謫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 訥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
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
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匱尚有策
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
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
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
湯之爲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

由其類勝天爲之清日爲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夷
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
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
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
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
蟻草搗木橫出妖孽况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
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
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
乎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我心未懷非策之不
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
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
官宜有茲回倭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
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

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隄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鄉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民被其苦亦暴而行溢

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者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

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劑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

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闔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

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糝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二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楨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爲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

八亦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二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

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繞六千里而北極之
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
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
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
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
南面臣始不詢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
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
天者今南北繞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
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
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
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
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
以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

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
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
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
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
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絃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
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當者
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
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
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
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
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
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
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

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地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目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旣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今璣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今璣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絃然絃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施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今璣天

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縵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道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幾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幾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瓚爲之瓚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蕭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幾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

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給天經之半凡候三辰
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
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法自當默與
天合

邊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之慮
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
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
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
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
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
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
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接之兵急凡
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
全不假外救足以技語踰月應接之師不爲倉皇牽制
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
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
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
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
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
守旣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

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蠟其侈也之卷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種世衛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通貧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成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 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

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憂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富疆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

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大夫之職

或曰

呂時

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顧指以共綴表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傳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

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夫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秉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官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為綴衣厲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

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禹而已其間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發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撻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者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

大鈞

為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為主戶主戶者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曲又輕其力而巨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方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

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為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稱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為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干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國朝祖宗敦睦九

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足稽攷

議官

李

清臣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眈眈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髓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勤以規什一之得進則主官退則爲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爲民師退則妄覲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污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負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夸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眊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輸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切絕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且竊以爲無益也故曰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

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擲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阮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且愚以爲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

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

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全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

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陰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擇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陰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各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恠說上

恠說下

唐說

雜說

進說

太極圖說

雜說送張琥

剛說

雜說

恠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及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代

石

石

尹

劉

王

周

蘇

蘇

蘇

石

介

介

源

敬

安石

敦頤

軾

軾

軾

介

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
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
為之竭可恠也天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
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
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
髡髮左袵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
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
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
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
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
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
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
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
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
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目之道絕父
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
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
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
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
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
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
其恠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
也人不為恠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

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恠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恠子謂之恠今有子不謂恠而天下謂之恠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恠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揚億

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揚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揚億之道俟揚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恠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滛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揚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

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恠大矣是人欲去其恠而就於無恠今天下反謂之恠而恠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疆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

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手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

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履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十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問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若

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

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

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止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墨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北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推其德與才而推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推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噴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待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當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揚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

敦頤

無極而大極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大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歟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禮以之也知義而
主靜旣翫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
也斯其至矣

雜說送張堯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孰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
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其上者
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
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
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
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
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父屈之中而用
於至足之後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求此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
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

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峻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

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巨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

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却超雖爲相温腹心以其父愾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愾後果

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愾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帀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

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
不諫其過勿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相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昔英雄必自
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
如玄德唐文舉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
而妬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
多累句王僧虔用握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
言父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
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
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

推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
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王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
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秦夷之誅景帝復李戡晁
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
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
事見梁統傳固可謂踈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
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衰平以輕
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
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
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各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
松諫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天戒哉踈而不
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相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毅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豪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鑿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驎不時有天下亦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

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鑿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固難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
而妄庸者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
吾不能作退之盡記退之亦不能為醉翁亭記此大妄
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師說

葬說

史說

吊說

芻說

戒

治戒

福州三戒

行舟戒

毀戒

王

王

程

張

呂

陳

宋

蔡

江

王

令

令

頤

舜

大

璫

祈

襄

休

復

回

嫌戒

戒子孫

女戒

迂說

王 回

邵 雍

張 載

王 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 令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說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存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日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滯邪勅其疆梗其治略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

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
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裁補縫之故其俗
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孔子
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
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
化漸漬深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
士猶能相遵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
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十氏唯唐爲近古
大抵纔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
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唐漢以來例嘗任儒
矣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
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
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
所以爲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
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
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
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
其批竅故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爲
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嘑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
爲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
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甚願獲
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可
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
寄者孟軻抵韓愈纔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
不知用者所以歷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
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

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
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
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城夫人之子
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
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
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
色之光潤澤一作草木生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
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
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
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推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

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

壩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

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

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火瘞者出不得已

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矣至於年紀寢遠曾高不辨亦

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

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

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

葬之

史說

張頤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
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朝陽之
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

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雲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劉蕡贊史臣以蕡爲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煞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蕡既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蕡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謀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

御史以在近列儻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廷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爲準的蕡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言于朝以爲已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賓幙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

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

壺酒之奠以爲祿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賄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似黷黷者庶幾其可也

芻說

陳

藎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踈逖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爲諫引尉佗章邯明秦之所以云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爲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爲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爲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虚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爲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謹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
未畢之語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
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
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
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譎諛可也呂蒙
正對 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
爲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
之發端固有爲也

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
侏天下之術嘗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
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興爲必謀乎
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
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

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論言之士可得而間
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
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
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
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
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譎邪而陰授其柄然
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

治戒

宋

祁

吾友稱家之有云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髦裘紗帽
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
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
而已吾之孱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

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
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缸古
置米麴二盞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
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
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
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於有司
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栢
墳高三尺石翁仲宅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
安計爾母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
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葬
之日以繪布纏棺四鬘引母作方相備人陳列衣服器
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
使後世蚩誣吾也吾待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

自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
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莒公莒公在若等爲不孤矣
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况
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
弟之不懷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
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
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
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曾中則不爲人所輕
誦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
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
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比不可不戒

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云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眞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忘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與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靡費已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

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弱者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告滅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者不能制其後擄者無以奢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紉纒以維之固其椽棧以

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衝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採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特耶理邪或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毀戒

王

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販之云爾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

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譏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措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

雍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日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張

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韞耻是曰天明顯道是其帝命始
 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始克施克勤能
 辨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猷好無然臯臯諱諱無然訛
 訛訛難彼是而違爾焉作非臧擬彼舊而革爾焉作
 儀臧正物變惟非惟儀女生則戒難毛詩王姬肅雍酒
 食是議女周王紂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
 言銅爾提匡謹爾賓薦殺裕玉爾奩具素爾藻絢纁
 不鞞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思枕文思爾退安
 安爾翫彼實有室有室當爾勿從室有室從也遂爾提提
 提提安也爾生引逸逸樂也

文選卷一百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謚曰野雖關民多云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煙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

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挾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撓姦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陸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疆國

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相之深信其在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信其臣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

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聞未足以憂
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
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
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
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
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
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
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
爲疑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
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
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
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
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

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
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
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
下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
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
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
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
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
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
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
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
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
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
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
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
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
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不違於心屏
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
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
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蝕田野雖闕
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
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
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
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
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
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
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
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
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
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
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
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
六韜是也相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
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
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

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志已而任我乎能無以
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志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
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
饗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
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爲美辭
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
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
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
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
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
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
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
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
古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
不蓋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
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
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
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
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
重遷非也行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
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
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
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
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
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

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目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

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

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且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泝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且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懷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淇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覆陰也何謂陽氣不能覆陰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彊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

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情懷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

失六沴之條。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採變。其咎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抑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禘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

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
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丘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
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
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
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且有脫粟之節
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
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
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
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
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
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
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
同呂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
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
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
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
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
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懲
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
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
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
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
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
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
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

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且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躄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躄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且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鑄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且不當議令且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

府至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
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
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
民而富國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
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
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
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
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躰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也
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悻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
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
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
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
人則人相與誅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
人則又相與誅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
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
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
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
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
言砢砢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
之竒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
要務者 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
惟 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歸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兩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太守重難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彙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狄地震

數路而羣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歟風竊晨興
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吳而猶多苟簡之
習悉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羗非不
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神武烝
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
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
稽寬關梁之禁而尚糜通捐器玩之巧而玉弗戒夫風
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
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
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
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與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
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
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

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
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
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
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
之惟艱予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 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 陛下求言好善
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
其極爾何者 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
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 陛下天資
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
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
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文章累疏論列時政得

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
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
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
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
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
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大
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
大體惟陛下省納焉 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
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
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
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
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
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

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
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
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
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
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
氣洽吉祥見於上珎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
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
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
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
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
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
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
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

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効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敝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

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失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與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以威刑苟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

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珎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典立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主之道如决

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間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

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交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楹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宣諫諍之任以助聞見

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 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廢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風寤晨與思其所以此見 陛下畏天飭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

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
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
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
而主於動陰疑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
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
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
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
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
之勢貴於早戒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
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
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 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
惕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
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

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
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
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
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
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迂而新策必合大
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
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
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
之意不爲不審願 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
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
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
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
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

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
講政務則日至中昊而猶多苟簡之習悉進人材則官
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
貴遠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
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
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
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
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
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
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
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

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
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
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
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
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
職而庶績弗疑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
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
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
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
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
聖策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
輔臣擔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
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

之機不為持重之筭而聽輕舉易動之踈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寧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園而仇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 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營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 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且以為 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為敵夫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 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摠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

者須富行之 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 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 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絳革舄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真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葷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

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畝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 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且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拖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

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條
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
庭之職百二十負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官者不過二人
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淡
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
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
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
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
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特爲爪
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羣百年不識兵革而例
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
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
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

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
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
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
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
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
而不能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
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閭梁之
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
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
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
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翼
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
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爾

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教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

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有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翻躁不取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

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取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 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天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刑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為慎名 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 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

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且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且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入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相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 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遠歸於至當 陛

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云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云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動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謨謀

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置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頌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幅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

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鍊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元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 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 陛下所舉而詢于目者不治而自治矣 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 臣學術淺陋言論任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 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合其聖之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直受由由直而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者而由由直而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直受由由直而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者而由由直而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直受由由直而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者而由由直而不同者皆由且學而為西言編出編界皆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一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擬御試武舉策

說書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大夫無遠事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陳師道

蘇軾
蘇軾
蘇軾

張庭堅
張庭堅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
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諷以世務豈特考子夫夫
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
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
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關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
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
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
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
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
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
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
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

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
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
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
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
欲則雖有皇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
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
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
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
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
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
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人事事而整齊之歟亦
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

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
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
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
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
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
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
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
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
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
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
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
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
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及此言是

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
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
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
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
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
斧折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
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
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
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誇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
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
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
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

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爲利 陛下以爲爲義天下以爲爲貪 陛下以爲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示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 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

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志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已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

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頌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望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實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鬼置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和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欤抑富國歟陸賈曰宰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處安在陛下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

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僞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慢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苟卿苟卿好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言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誥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邪秦及三於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

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以爲其意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時飲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九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禁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德可以勉強而能惟

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曾决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闢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矐用衆材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

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
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
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
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
用之人皆如今日衣合衣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
乃悞社稷歟華佗不出出天下未嘗發醫肅何不出出
天下未嘗發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
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
生民已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
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
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
其詳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
時而不可知其所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

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誓于衆舍
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
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
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
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
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
意在於此等歟臣願效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
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
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
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
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况天下乎
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稅駕矣詩曰譬彼
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盡惟陛下

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擊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之爲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爲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千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數宅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微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常聞之矣軍旅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俎豆之事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武未盡善不若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爲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

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鬪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臯非聖人之道者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爲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代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蓍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臯以成其詞詔于鬼神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爲出不意以伐桀者蓋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

人則知矣天縱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爲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爲文王至德也夫優爲之與不可已而爲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說乎故以武王爲還師以待時其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僞也君子取之夫德形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

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爲名爾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其克有勳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顛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皐隸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剕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皐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又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野弗及嗣皇陶之善舜也皐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皐不相及

周公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爲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皐也故刑至于殺不以爲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蓋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爲仁師克則鮮死焉有則多矣伸之以威以道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侏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

天子及上發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遠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常行道也遂以仁義爲虛名而疑三代

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群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爲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爲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群吏之能非法也昔墨子爲守屈其一卅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

焉墨子之所不爲臣愚敢爲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廩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未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卅不可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卅之道也書曰柔遠能迓博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

日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
焉其說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
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
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
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
購之以利則有辜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
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
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
有夷狄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
意焉夫治外與內異譬之於家盜在內攻之可也在外
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穴垣與盜爭死况於國乎
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

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啟貪以故數叛夫
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淮其本而襲儒
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
計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
者之師務明善惡辜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
各得其一臣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歐之度塞限以
封略羈以恩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
聞王者之治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
內守則厲邪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
其所致疾何能焉其視夷狄若鳥獸然不足計曲直校
失得備禦之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
怡其去不戚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尤夷八
蠻太王去邠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

六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推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極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內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歐之則已暴者爲之則覆巢重斃及靡殫不可謂政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爲至德而質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爲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十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凶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爲刺誼之謂也智有得失財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天料敵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爲耻舜不以爲臯蓋德不懷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

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
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
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
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
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
留聖意哉陛下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
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
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
者存乎一南右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
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

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季離蓋周道
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五政之小而兼陳
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
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
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
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
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
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
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
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
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
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

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聖人不弃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遠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乱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

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

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

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

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爲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爲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群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已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以無過之爲

美而以改過之而爲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之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念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旣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心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

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賚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救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張

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愧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繫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勲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旣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於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

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此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代李煜遺劉鋹書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夫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荅王觀察書

上宰相書

荅喬適書

荅樞密范給事書

上相府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張詠 田錫 穆脩 晏殊 范仲淹 潘佑 某與足下必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

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效會屢達誠素莫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由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莫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舌

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黠闖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主角立傑出古今之

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常事也虜虛
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
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
五嶺南負重瀕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
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詳好戰
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
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
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卜戰
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人
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
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劔閣而庸蜀已
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
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天坐思之時

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
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
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之心惡
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慷慨禍多出於不期又
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
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
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
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
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
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
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詭士孟浪之談謀
臣捍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
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

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亦故難測頃更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沒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揚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

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界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氣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正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䟽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為哉况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檢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

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柰何其可嚮爾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

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交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而不革爲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用于行之者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親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踈漸之理明

矣若今葬之于親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爲開輩之後者即取其爲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踈而略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爲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親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尊嚴于今葬者之親塋爲比也爲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于歸不舊域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利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甚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桃廟代祭而此之不可也且其桃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其塋域者苟爲塋域之若桃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覩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爲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

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爲言而彼能爲言也是果如是即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群曰騰議以其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循初授教時一

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衆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又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及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

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也感遇惟慰通於肯懷
因欲盡陳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
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此歲一寧親則
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始於覃也性復迂
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知道覃之善
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
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
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
望終始鑒宥之

荅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筭好倍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
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
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亦基排象旋子斯實

眇末無定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帖攘袂掣
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
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效裂皮膚驚鹿隨人則緇黑
衣屨渴飲已冰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
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
暢飲樂奏擊刺雜引前盤擊劔以電轉奔騎角觝
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去止
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
遂成飲癖決入漠內栖於蒿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
濁之氣以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胃腑下洩
無路上薰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
腐腸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
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矣命滯之有本有則暫

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鬪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直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獮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御度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病使之丁壯起第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曄曄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羨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謹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宸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廻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於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頃候相公台旨又

取閣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
合宜然况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適後區隨聖駕留
駐漳川泊授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
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
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
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
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閣而如
此委曲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
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候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
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其纒
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
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
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倚洞

開百職之儀紀綱斯在其受相公鈞鑄之造荷相公特
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
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
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某既聞斯語
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為大體豈
相公依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汾識度勲庸昭昭如
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幸
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撥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
蓋謂下言上泄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
而鉗口焉其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
鑒恕小人忠諒之城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
慮而加念也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
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
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
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
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
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
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舉
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
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勿焉且復去
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
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
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
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得取名于世學宜

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
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
非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
棄于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
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贗或
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
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
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
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
兼乎道何者行天道者雖固有窮達去耳然而達于上
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
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
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去耳而

皆反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荅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礪砥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洪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矣園萬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効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

無不坦明近世葉儒念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
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
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雜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
山川名号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子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肖臆塗竄以合詞章則
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
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道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
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
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乃宮門下樞鉉之隙與
之論議且欲出其課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
大旨盟被請載欣以并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
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未見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
尚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乎誠覺先

于後恤橫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
重勛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渴見分陰紳
緗素之潭奧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
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羲昊紹不續乎衡旦
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
用澡旣靈府温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跋斯人之蒙
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齋脣以守黃巷焦心而
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閭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
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
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
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

窮豈今几廷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
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
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
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
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以終喪而止則慮
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
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實下士之補益乎蓋
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
而質之况儒者之孝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
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
言也恭惟相府詹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
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若先帝之靈致今上之
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

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
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
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
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
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
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
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
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
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
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
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

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英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由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革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盤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社

茲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其華也杜英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取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墮不禁播莠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

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又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事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煩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

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 國家規畫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縣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

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
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
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積
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
恐兼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
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擢
其招怨謗而遠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
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脩名邀其清譽居上
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
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
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
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
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

聖朝諸處郡長以賊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父為民
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
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
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 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
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
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
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
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
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耋者儒者貪者
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
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
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

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
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
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
為天下生靈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
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其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
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 兩宮之聖臨軒
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往非
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
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
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
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
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
既庶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

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
蠹也十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
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制
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
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
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
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
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
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
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
而况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
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
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

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
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
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辦
茲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
動踰數万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
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為常貴武
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
降等級尚費資儲然 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
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
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
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
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
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

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
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
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墮彼無用之卒可
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
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
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
下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
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
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 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
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
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執之家古皆督
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
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

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馱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馱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

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數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替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拍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持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

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常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敷之以詩書禮樂辯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盛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

鯨吞虎噬卅世十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已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與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

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
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畜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
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
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
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
且畏固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
貴臣邊酒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
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
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賀然已
老今之壯者鬻而後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
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
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
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

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
代之恥無使中原見親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
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
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
時賜及來代况 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
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
或窮爲夜舞或起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
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
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士才
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脩斯亦過之
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
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
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天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既曰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女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異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

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篲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鑿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蔡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

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去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拍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爲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

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 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措克無馱取怨四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又求他官直去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 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勗朝端

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
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
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
子弟謂之賞延黷亂以其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
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
之人塞于仕路曾未誓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之屢有
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
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
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
旋百司之務潛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 朝廷之綱紀
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
是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摺
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

紀未脩之類也斯弊已又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
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
徒心競天子口責丞相豈非英雄之人同朝廷之過乎
又今又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
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搖動饋運所
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
生靈愁苦英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
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去抑亦耳目之可接也 我大
祖皇帝 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
不敢怨英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又在塗炭不觀
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
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
况躬擐甲胄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英雄所

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効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省其政明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

盈于禍漸絕于天則 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憂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 聖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怨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况盛明之代

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又未能絕
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
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
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
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法之吏
外則劓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
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摺紳之間多議
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
方絕斯民之冤協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
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
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
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
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逆逆耳
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
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
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
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
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夫
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在斐之
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
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
至

使命不... 于... 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